

爱情的散步

林海音

文

Amy



林海音 著

我不怨谁，我珍惜的是每个早晨，
每个黄昏，这充满了家的温馨的生活。
煮鱼汤别忘记放两粒他爱吃的花椒，
六点半听见门铃响，
第一个菜刚好下锅，
无论风雨寒暖，
等待，总不会落空的。

林海音 著
傅光明 编

爱情的散步

林海音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情的散步 / 林海音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10

(林海音文集 ; 3)

ISBN 978-7-5399-4624-5

I. ①爱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44257 号

书 名 爱情的散步

著 者 林海音

责任编辑 刘 佳

装帧设计 刘 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3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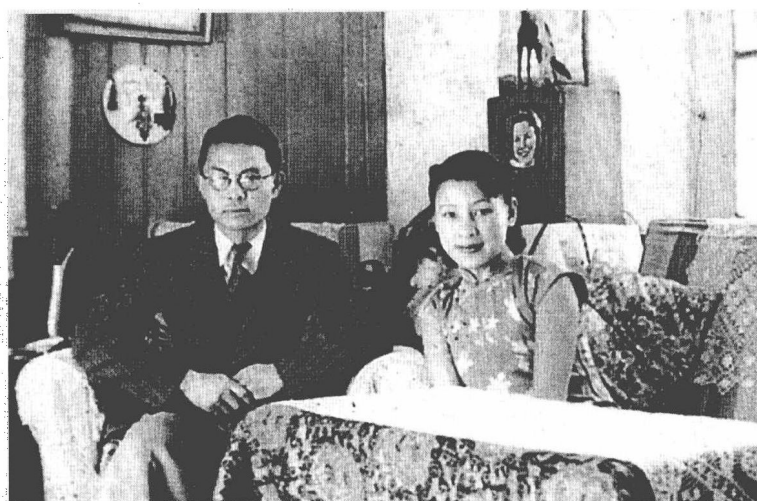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60 字
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624-5
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>
>

初婚的林海音夫妇在北京永光寺街1号小楼上自己的居室里。



<
<

上世纪50年代，林海音与两个女儿在台北。



〃

1990年台北，在夏承楹80寿诞暨夏承楹、林海音50年金婚庆祝仪式上夫妇合影。



〃

1995年7月4日，夏承楹、林海音夫妇与三个女儿摄于台北逸仙路家中。

目录

迟开的杜鹃

- 003 / 初恋
- 013 / 迟开的杜鹃
- 023 / 爱情像把扇子
- 027 / 玫瑰
- 035 / 绿藻与咸蛋
- 044 / 琼君
- 055 / 殉
- 070 / 蟹壳黄
- 078 / 血的故事
- 085 / 五凤连心记
- 100 / 茶花女轶事
- 117 / 地坛乐园

136 / 金鲤鱼的百衲裙

146 / 爱情的散步

150 / 烛芯

165 / 某些心情

173 / 烛

182 / 我们的爸

冬青树

205 / 奔向光明

208 / 再嫁

212 / 继母心

217 / 台北行

221 / 一件旗袍

225 / 雨

228 / 堕胎记

232 / 冬青树

235 / 母亲的秘密

240 / 继父心

244 / 小红鞋

- 248 / 标会
- 252 / 两粒芝麻
- 257 / 贫非罪
- 262 / 萝卜干的滋味
- 267 / 周记本
- 274 / 穷汉养娇儿
- 284 / 要喝冰水吗？
- 289 / 鸟仔卦

迟开的杜鹃

初 恋

那一年我流浪到南部的时候，袋中已经一文不名了，还好幼年的同学吴君是本地人，他问我可耐得了寂寞到不远的乡下去做猢猻王？我那时只要有寄身之地，并不计较更多。不过当吴君对我讲校长是位老处女时，我倒有些踌躇不定了，我对吴君说：

“老同学，你是最清楚我的脾气的，像我这样的人去跟老处女打交道，不怕要坏了你介绍人的面子吗？”

吴君却一再请我放心，他说：“这是一位不平凡的老处女，她不但会使你宾至如归，而且你的坏脾气还应当受她的感化呢！”

果然如吴君所说，我不必为校长是老处女而怀什么戒心，因为我对她的态度除了宽仁的上司外，还兼有慈爱的母亲，善导的师长，使我像游子归来似地感觉到家的温暖。虽然这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，而且这位女主人也不过像我一样的是个独身者。我和她所不同的是，我还年轻，也没打算终身不婚，而她似乎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化身，是为献身教育而来到人间的。我没听说她以前有过恋爱，以后总也不会走上婚姻之路吧，因为她已经五十二岁了。这里的乡人也常常说起，校长是孝女，她的父亲教了一辈子书，她因为孝心承继父志而终身不嫁，拿自己应得的财产创办这所乡间学校，是多么令人钦佩！

她对我关护备至，常为生活毫无规律的我整理凌乱的衣物，或者坐在灯下为我缝补衣钮。我常常想，她不但是好校长，更是好主妇，如果她结了婚，而且儿女环膝地做了母亲——甚至祖母，生活又该如何不同。我不由对她起了疑问，是什么使得她摒弃了正常的婚姻生活，

而在这寂寞的山村做一辈子村童的老师呢？我几次想问她，但终因尊重她，怕冒犯了圣洁的她而住口了。

暑假来了，我竟因安于这安静的山村生活，连吴君邀我和他的妹妹们一同到省城旅行都婉谢了。我常常和老校长对坐着，泡一壶好茶，各人一书在手，或谈或读，消磨这炎热的时光，却也不难。校长有时也很风趣的，她对我的称呼常常不同，在学童的面前当然是严肃地叫我“老师”，但背后她总是“小妹妹”“小淘气”“小女儿”地随便叫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对面房里望着她孤坐灯下的神态，不免又勾起我对她的遐想，看她头上已经长出了白发，想到一个人独身一生是什么滋味，她那么安详，那么正常，要探索她的内心，可也不容易呢！我刚洗完头发，一边梳发，一边在琢磨她。她猛一回头，见我这副呆样子，便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又想家了吗？”她常常以为我会想家的，便坐下来哄我说笑，我知道她满心是想安慰我旅居的寂寞。

她把我披散在额前的长发拢到耳后去，望着我的脸突然问我：“为什么你一个女孩到处乱跑，还不打算结婚呢？”

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她才好，但我随即感觉在这样一个慈爱关心我的老校长面前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，便直率地告诉她说：

“第一次的恋爱没有成功，以后再也不会轻易去尝试了！”

她听了先是一愣，随后便笑说：“那么你到这乡下来是为治疗爱的创伤喽！”

我乘她打趣我，便也向她开玩笑说：

“那你又为什么不结婚呢？”

“我吗？我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她斜头微笑地回答我。

“我听过许多不结婚的人总是这么说‘我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’”我学她的口气，又接着说：“其实，你如果结婚，一定更好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她对我的话似乎很感兴趣。

“因为你实在是一位好母亲的典型，”我跟着又逼了一句，“说不定你曾有一个故事。”

“一个故事？一个什么故事？小淘气！”她把我的头发一下子又弄乱了。

“一个——恋爱的故事，有没有？”我简直是大胆地在诈取她，虽然

以前我从没有这么想过，这只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。

她听了我的话，并没有气愤，反而很神秘地点头说：“还没有人这样猜测过我呢！”

今晚她似乎很兴奋，照例我们临睡前的一段消遣时间是在庭院中央的。她拿来了一壶好茶，同时还带来了一张发黄的照片。她拿给我看，并且说这是二十年前和她的父亲、妹妹合拍的。但是我看照片上面还有一位青年，忽有所感，便问她：

“那么，他是谁呢？”

她没有立刻回答我所问，却坐在藤躺椅上，端起一杯茶品着，眼睛看着那杯茶的热气，慢慢地说：“你不是疑心我有个故事吗？二十年来，我第一次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我希望你是唯一听这故事的人。”她说着拍拍我的手背。就在这满天星辰的月光下，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下面的故事。

我的双亲情爱逾恒，自从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为了避免睹物伤情，便带了他唯有的两个女儿——我和小妹，迁居到傍燕儿山的这乡下来。

父亲看中了这块地方，是因为有一年和学生旅行，偶然发现的，不知怎么，他便一心一意要实现在这里买一块地盖房的愿望。他亲自设计建造这所红砖的小洋房，原是要和母亲终养天年的，谁知母亲还未及看到它的完成，便撒手先去了。但是父亲仍照原来的意志，辞去半生教授的职务，决心乡居著书。

我虽然正为失母而悲痛，又突然离开城市，离开熟稔的亲友，到一个陌生的乡下过活，但当我走进这所新居时，不禁给眼前新鲜的景色迷住，蓝天、绿竹、红砖、白墙，配合得这样醒目清心。虽然后来在妹妹出嫁和父亲死后，我孤单地面对粉刷一新的白墙，曾度过一段今生最寂寞的时日，但当初进新屋之时，却是以重整起愉快的心情，领受母亲死后的新生活。

母亲一死，主妇的责任很快地落到我身上。在她刚死后的一段时间，曾由姑母来同住主持家务。我们决定乡居后，姑母便把一串钥匙交到我的手里，她嘱我应如何勤俭持家，因为我的母亲在父亲一生微薄的收入下，积蓄起两所房屋，并非易事。她又说母亲为我们姊妹用

心良苦，因为没有儿子，这两处房屋是要留给我们姊妹俩做嫁妆的，红砖洋房属于我，城里的那栋给妹妹。我当时对于姑母所说的并不留心，我虽已在女子师范毕业，但是家庭亲爱的气氛浓厚，使我很少想家庭以外的事情。

操持家务，我该胜任愉快，因为母亲早已给我留下了好榜样。我记得幼小时候看见母亲腋下的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嚓嚓作响，是如何地羡慕！有时她遗落在桌上，我便要拿过来玩弄一番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挂在腋下跑来跑去，害得母亲到处找不到。那一串钥匙因为在母亲的腋下磨擦多年，已经光亮圆滑。我从母亲的手中接过来，便很自然地挂在我的腋下了。

乡居的日子简单多了，父亲在日落以前便完成他的书房工作，用不着像在城里似的，非在夜间才能静心写作读书，也没有那样多的学生来问这问那地扰乱他的清思。他的健康因为来到乡下也明显地有了进步。偶然有人从城里来看望父亲，都为他能在丧了爱妻后反而红润的面色感到惊异。

刚搬来的那年，妹妹只有十二岁，我比她大了一轮。我要照应这样小的妹妹和老父，俨然是个小主妇了：缝补一家人的衣袜，教妹妹读书，处理一切琐碎的家务。不久以后妹妹考入城里的女子中学，住在宿舍里，一星期回来一次，这期间只有我和父亲，还有老仆张同。但是逢到寒暑假，妹妹回来，有了这个活泼的小姑娘呆在家里，我们就热闹多了。

溽暑的午后，寂静如睡，父亲在书房里一手扇着芭蕉叶，一手握笔疾书。天气闷热，大家挥汗如雨。可是他因为专心在书案的工作，从不得身外的事务与他有何关系，他对写作的兴趣这样浓厚。

我则常在这个时候带着小妹在竹林为墙的幽径中乘凉，听她的小嘴讲出来那些学校的生活，我们大笑着。好像唯有小妹在家，才能打破一段过去的沉寂生活。

当炊烟袅袅而上，会合着暮霭，云烟不分的时候，父亲放下了笔，从书房出来，领着妹妹到田间散步，我则收拾起活计或书本，到厨房去督促老张预备晚饭。他们散步回来，大家便坐在院中晚饭，我们在饭桌上看着乌鸦归巢，呱呱呱呱地乱噪一阵，在乡间，这是夜幕垂下前的

先声。乌鸦过去了，天暗下来，四籁堕入寂静。虽然也有远处传来几下汽笛呜呜声，划破长空的寂寞。掌灯不久便该休息了。我为父亲的卧室驱蚊，落帐，整理床铺。父亲虽然没有了母亲，并没有改变他生活上的一切习惯。

早晨如果有空闲，我也常随着父亲领着妹妹出去走走，踏着露水未干的野草，闻着清晨湿土的气味，很是舒服。

冬日像虫一样的蜷伏在屋子里，和外面接触的生活更少。春天来了，翻开隔年的干叶和杂草，我也喜欢做种植的工作。日子就是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，迎春送冬地也不不知不觉在乡下四易寒暑了。最初的一两年，不但父亲常带我们到城里去购买书籍物品，城里的亲友和学生们，也时常结伴到乡下来小住盘桓。可是后来父亲渐渐安于乡居懒得进城去，亲友们来看望父亲的也比不了前两年，我们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

姑妈却照例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到乡下来。这一年她见了我便惊讶地说：“芳儿，你瘦了！”我没有觉得，摸摸自己的下巴，然后笑笑说：“是吗？我并没有生病呀！”

姑妈的神情仿佛也不同于往年，她常常注视着我，又有时和父亲谈些什么不愿让我们听见的事情。有一天我走到后院的厨房，听姑妈在和老张说话：“老太爷糊涂，总得张罗张罗，不能让大小姐伺候他一辈子呀！……”窃听的滋味很不好受，我赶紧绕过前院去。心里可打了一个结，是姑妈要给父亲续弦吗？她看我瘦了，以为我操持家事累的吧？但是我绝没有这种意思，自己的父亲，自己的家，责无旁贷，怎么能谈到累不累呢！我觉得姑妈有点误会我了。但是，真要为父亲续弦的话，当然没什么不好，不知道姑妈看中了什么人，怪不得常跟父亲嘀嘀咕咕地谈话。

又有一天，我们闲谈着，那天妹妹也从学校返家。姑母看着我，却回过头去问小妹：“兰儿，你今年十几啦？”“十六了，姑妈！”我顺口接过回答，但是说出来我又后悔了，我忽然意识到姑妈实在不是要知道小妹的年龄，而是想借此算算我的年龄吧！我也知道姑妈所以不愿直接问我的缘故，是因为我已经不小了——二十八岁了。

姑母回城里去，小妹又回学校，这里更无聊了，我大半天坐在自己